

教育部審定

共和國
教科書

中學校用

第三冊

國文讀本

商務印書館出版

教育部審定批語

中 學 校 共 和 國 教 科 書
國 文 讀 本

是編選錄各文
斟酌中學程度
以次遞進歷代
之文亦略備大
要現時中學國
文善本尙尠是
書在中學較爲
適用

部(2)

Republican Series
CHINESE READERS
for Middle Schools
COMMERCIAL PRESS, LTD.

中華民國三年七月四日版
(中學校用)

(共和國教科書) 國文讀本(四冊)

(第三冊) 軟布紙面每冊定價大洋貳角半

編纂者 武進許國英

校訂者 海鹽張元濟

發行者 武進樂蔣維喬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

商務印書館分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蕪湖

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雲南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共和國
教科書
國文讀本第三冊

目次

第一 一 原性 韓愈……………一

第二 二 荀卿論 蘇軾……………二

第三 四 周公論 王安石……………四

第四 五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五

第五 七 通鑑室記 朱熹……………七

第六 九 歸去來辭 有序 陶淵明……………九

第七 一〇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王維……………一〇

第八 一一 答劉蒙書 司馬光……………一一

第九 一三 報孫會宗書 楊惲……………一三

第十 一四 答蘇武書 李陵……………一四

第十一 一八 送區册序 韓愈……………一八

- 第十二 陳情表 李密……………一八
- 第十三 論時政疏 魏徵……………二〇
- 第十四 出師表 諸葛亮……………二一
- 第十五 後出師表 諸葛亮……………二二
- 第十六 通鑑赤壁之戰 司馬光……………二四
- 第十七 通鑑謝玄淝水破秦之戰 司馬光……………二九
- 第十八 讀刺客傳 王安石……………三四
- 第十九 論巴蜀檄 司馬相如……………三四
- 第二十 白馬篇 曹植……………三六
- 第二十一 諫逐客書 李斯……………三六
- 第二十二 集古錄目序 歐陽修……………三八
- 第二十三 十一年求賢詔 漢高帝……………三九
- 第二十四 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漢武帝……………四〇

第二十五	秋風辭	漢武帝	四〇
第二十六	原君	黃宗羲	四一
第二十七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四三
第二十八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四五
第二十九	鶻說	柳宗元	四七
第三十	梓人傳	柳宗元	四八
第三十一	拾甲子年事	羅隱	五一
第三十二	祭夫徐敬業文	劉令嫻	五二
第三十三	上言世務書	徐奐	五三
第三十四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五五
第三十五	送孟東野序	韓愈	五六
第三十六	典論論文	魏文帝	五八
第三十七	咏貧士	陶潛	五九

第三十八 吳季札論 獨孤及 六〇

第三十九 訓儉示康 司馬光 六一

第四十 書褒城驛 孫樵 六四

第四十一 咏史 錄五首 左思 六五

第四十二 讀賈誼傳 曾鞏 六六

第四十三 罪言 杜牧 六七

第四十四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七一

第四十五 愚溪詩序 柳宗元 七三

第四十六 孝女曹娥碑 邯鄲淳 七四

第四十七 爲兄上書 莊昭 七五

第四十八 史記貨殖列傳序 司馬遷 七六

第四十九 北山移文 孔稚圭 七八

第五十 與陳伯之書 邱遲 八〇

第五十一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八一
第五十二	蜀論	韓元吉	八五
第五十三	魏論	韓元吉	八七
第五十四	越州趙公救蓄記	曾鞏	八九
第五十五	酒德頌	劉伶	九一
第五十六	酒箴	揚雄	九二

共和國教科書
國文讀本第三册

第一 原性 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始惡而進善。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文子以爲大

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絲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第二 荀卿論

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

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旣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

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苟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第三 周公論 王安石

甚哉。苟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舉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吾初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者。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苟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於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姦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苟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惟執贄見之而

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惟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苟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苟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第三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旣沒，有申商

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一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

士亦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旣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第五 通鑑室記

朱熹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其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仄。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營邱張侯仲隆。慷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閎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機會者。是其志與其才。雖未盡見。

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掇拾華麗。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泛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起居飲食。晏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衆山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煙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榜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況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爲典型總會。簡牘淵才。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

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爲侯誦之。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

第六 歸去來辭 有序 陶淵明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餼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歎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辭。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哂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第七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屐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儻出水。白鷗矯翼。露溼青皋。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能從我游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

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黃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維白。

第八 答劉蒙書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兒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游於京師。負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夔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無以養。兄無以葬。弟妹嫂姪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爲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

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朔晦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儲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服。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

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已不能斯而斂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旣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第九

報孫會宗書

楊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

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事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魚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粟。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勩旃。毋多談。

第十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勲勳，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幘，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五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撓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勤勸，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切。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

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奪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

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蒞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尙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尙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

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勅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第十一 送區册序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水有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承尉。夾江荒茅篳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壑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旣傾。序以識別。

第十一 陳表情 李密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

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葦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子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宣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

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第十三 論時政疏 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旣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

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

第十四 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

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云。

第十五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鷲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

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第十六 通鑑赤壁之戰

司馬光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

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

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

於字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

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

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

第十七

通鑑謝玄淝水破秦之戰

司馬光

晉太元八年七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冲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

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詔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連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尙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

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袵矣。」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寔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鄖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尙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

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憊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殮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絲十斤。辭曰。陛下

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我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疆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鄆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

曄不從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琅琊內史

第十八 讀刺客傳 王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責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第十九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襲犍之長常

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戈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僭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

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第二十 白馬篇 曹植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乘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顾。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第二十一 諫逐客書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不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取上郡。南取漢中。包

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疎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馱。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鳴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致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士

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裏。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第二十二 集古錄目序

歐陽修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紼。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螭。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

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是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石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第二十三 十一年求賢詔

漢高帝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

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第二十四

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漢武帝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懣。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第二十五

秋風辭

有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讌。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

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第二十六

原君

黃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

下之無地而得安甯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若寇讐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旣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滕固扁鐻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

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阻者乎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第二十七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拔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僑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

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旣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

者推挽故卒死於窮。齋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旣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第二十八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中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賈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

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詩諫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鷄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第二十九

鵲說

柳宗元

有鷺曰鶴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予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鶴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煖其爪掌。左右而易之。且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西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飢。惟且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者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嚙。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臬鶴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鶴其立趨。然其動。若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鶴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

第三十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
輿。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
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平焉。他日
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
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
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
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
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
厦。無進退焉。旣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
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
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
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
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

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
 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
 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
 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
 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
 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
 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
 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
 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而紀
 焉。猶梓人白名其功。而執川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
 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
 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
 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

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第三十一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太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巖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之。然性本便慧。雖谷之起居謀慮。皆豫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

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之常也。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野戰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也。且章武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器，尙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荷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不以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如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復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死之會，昌中從諫死，其子謀邀節鉞，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第三十二 祭夫徐敬業文

劉令嫺

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成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

成。辯。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旣。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電。碎。春。紅。霜。凋。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啟。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游。未。反。尙。比。飛。蓬。如。當。永。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第二十三

上言世務書

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

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意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幃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降。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

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第三十四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問。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飄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

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口將言而囁。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窺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第三十五 送子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

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斂，其必有以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宓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

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第三十六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

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第三十七

咏貧士

陶潛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翻。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闌。竈。不。見。煙。詩。書。

寒。座。外。日。昃。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愠。見。言。何。以。慰。我。懷。賴。古。多。此。賢。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敝。襟。
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敝。服。仍。不。周。豈。不。
知。其。極。非。道。固。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此。士。
胡。獨。然。實。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

第三十八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
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
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
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
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

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閔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味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鐘。曷若以蕭牆爲心。社稷是恤。復命哭慕。哀死事生。孰與先釁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掛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於嗣。是潔己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第三十九

訓儉示康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榮。

吾心獨以儉素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爲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殺止於脯醢菜羹。器用藝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殺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旣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殺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

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喪身敗家。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鱣知其及禍。及成。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第四十 書褒城驛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鳥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磨。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舳。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污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千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叟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企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旣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

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毗條其言。書於襄城驛屋壁。

第四十一 咏史

錄五首 左思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緹。對珪寧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呵
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採。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鬻負郭。長卿
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墳溝壑。英雄有述
邈。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第四十二 讀賈誼傳

曾 鞏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於奇辭奧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
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考是與非。若
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徹滌涯。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
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覺其辭源源來。而不雜。剔吾
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入於詭誕。其下足以
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污。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扞有
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以

爲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無人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以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爲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爲文，經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人責其一不遇而爲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於朝，譬之投規於矩，雖彊之不合，故斥出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奮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託文以攄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及嘗學文章，而知窮人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爲，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世之知者，其誰歟？雖不吾知，誰患耶？

第四十三 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作罪言。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

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淫，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惟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弱，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尙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鄙，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於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皋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

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衝。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襄拓表。以表撐裏。混馭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惟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邪。豈其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惟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

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闔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旣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罈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篡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

示順向。詆侵。族。欒。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餓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復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第四十四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窗。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圻。而。已。不。加。白。礧。階。用。石。罨。窗。川。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乎。地。臺。南。有。方。池。倍。乎。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

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蕩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線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淵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覩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尙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聊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尙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

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公朗。滿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爲草堂記。

第四十五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爲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爲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

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於溪石上。

第四十六 孝女曹娥碑

邯鄲淳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禮。末甯荒沈。爰來適居。盱能撫節案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思。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尙設祭。誅之。辭曰。

伊惟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待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

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乍沈乍浮。或泊洲嶼。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還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流淚掩涕。驚慟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尅面引鏡。撈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而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亂曰。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丘墓起墳。光于后土。顯照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恨華落。雕零早分。葩豔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彷彿。以昭後昆。

第四十七 爲兄上書 班昭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常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

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寒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獠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日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奸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驩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廷。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

第四十八 史記貨殖列傳序

司馬遷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

吾不知己。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纒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柑梓薰桂金錫連丹砂犀瑋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營邱。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糶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

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于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第四十九 北山移文

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尙生不存。仲氏旣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旣文旣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偶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

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目。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篔簹。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摺。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旣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礪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竦。諒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淵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嶽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扁。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扁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

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曠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第五十 與陳伯之書 邱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旣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部。故

知霜露所均。不有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惟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邱遲頓首。

第五十一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檇杙。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鑿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

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其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常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邱明之傳。於邱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邱明之志也。其有

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邱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不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

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第五十二 蜀論 韓元吉

天下有大計有近功善爲國者先定其大計而不急其近功不善爲國者反是夫大計者吾之所以自立也近功者吾之所以自利也負斧斤而入山林其志將以求薪也遇橫草而束之者此童稚之力而斧斤何預焉曹操之盜漢也天下莫不欲誅之也然其誅之也無名而彊有力者又嘗急于自利是以易敗而卒無成劉備以宗室

之英。則誅操之有名者也。以區區之巴蜀。豈誠足以鬪魏哉。雖不足以鬪魏。豈不足以得魏之尺寸也哉。然而諸葛亮日動其師以臨其境。而數往數來。若不勝其任者。何邪。吾然後知善爲國者。真不急于近功也。夫以亮之才。天下可運于掌。豈不能積粟而後動。今歲之言曰。吾糧匱矣。吾兵不可以不歸。明歲之言曰。吾糧匱矣。吾兵不可以不歸。是不能不見。噫。于愚夫愚婦。況能以保天下之英雄哉。亮之告備曰。天下有變。命一大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而將軍自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則百姓孰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嗚呼。此亮之始謀也。始謀之而不能成之。則是亮之無謀也。雖然。亮之言固曰。天下有變。云爾。今也。天下未有變。則吾固不可以輕用其師。雖不可以輕用吾師。而亦不可以忘夫討魏之名。懾其強大。而遂已也。于是齊其國家。訓其士卒。揚旂荷戈。日將討于魏者。以陰俟其變。而亦不貪其尺寸之利。不幸而變之無有也。于是又託于糧匱。而復還。外足以繫天下之望。內足以養吾士卒之氣。而不使天下知漢之不可興。而憂吾之師不復出也。及夫魏之三世也。權臣弄其威柄。而政日以弊。土木戕民之務。駸駸然而起。是魏有可乘之漸也。于是乎始爲屯田。

久駐之。基而不復還矣。嗟乎。蜀之所以爲國者。以有亮也。亮死而蔣費繼之。猶足以有立也。蔣費死而繼之者。非其人。塊然一隅。國旣不治而翹翹然。競其小利。今日拔一縣。明日下一戍。吾之國亦疲。而吾之師亦厭。天下且以爲吾之所以勝敵者。止于此。而大計去矣。噫。亮之出師也。魏延嘗請以萬人東當子午。而會于潼關。此韓信之謀也。而不可用乎。夫與人鬪者。奮槌而呼于門。是度我之力。足以勝之也。挾刃而窺其室。是幸其人之寢且病也。寢且病。不可常。故挾刃而窺其室者。鮮有不敗。韓信之用兵。當秦項之紛爭。天下莫適爲主之時也。故其謀可以遂。今魏方無事。而欲幸其寢且病。此樊噲橫行匈奴之說也。關羽之圍樊也。不顧其後而殲焉。而況于延乎。故夫天下之勇而無謀者。不可以用也。

第五十三

魏論

韓元吉

奸雄莫不負天下之才。與窺天下之志。而其所以不得肆者。無窺天下之時。爾聖人之治也。必謹爲夫天下之時者。故使奸雄之志無得而生。亦使其才卒爲我用。今夫猛獸之在山也。齒足以決。而爪足以裂。氣足以暴怒。及其旣擾于人也。可以玩之于

掌股而納之于行陳。用其決裂之具。而伏其暴怒之氣。此豈有他哉。制之有術。爾故
 時者亦聖人制奸雄之術也。然天下之時不能常治與安。惟無使其至于不可治與
 不可安而已。聖人者知可治之時難得而易失也。而奸雄者知可亂之時亦難得而
 易失也。故其心惟恐天下之治且安。非恐其治且安也。恐無以肆其窺天下之志也。
 東漢之末也。治天下者不思爲其時。而惟思去其患紛紛。然召天下之兵。此奸雄窺
 天下之時也。其窺之驟者固已倉卒而無成。其窺之深者禍至于不可救。若夫曹操
 其可謂窺之深者矣。不先著其窺之迹。而力爲其窺之時。夫天下豪傑奮臂而皆
 起。此窺之之時也。使之盡去而吾獨存。不亦可乎。操則不然。以爲天下豪傑苟不至
 于皆起。則吾無其時矣。乞州焉。與之州。請命焉。錫之命。竊地不呵。殺人不問。陰持其
 權以鬪天下。而徐爲自取之計。且夫劉備者。操之所深忌也。得備不殺。而又與之兵。
 此所謂假虎以翼者。其飛去決矣。非不欲殺也。與之兵。幸其或爲我用。與之兵而少
 與之。則雖不爲我用。亦不足以自立。起而收之。未晚也。孫權之有江東。又非不欲圖
 也。吾方用兵于中原。必先攻其易者。而後攻其難者。夫先攻其易者。則難者將不顧

其易者而勢足以孤。先攻其難者則易者或合于難者而勢足以衆。是故中原略定。然後借劉表而加兵于吳。當是時也。備在荊州而備可得。苟以襲權之無備也。而權可除。是一舉而二患去矣。天下將無如我何。操之計信未失也。雖然。操精于用兵。而拙于此。何哉。奕者之鬪棋也。志在于敵則必亂。志在于己則必審。其勝與敗之形莫不先見而奕者有不能知也。必觀于奕者而後知之。操之兵非素習于舟楫也。不可以施于吳也。爲操之計者使數十萬之衆水陸並進。得一成焉而守一成。得一城焉而守一城。連營列柵。勢禁而力逼之。備之力旣衰而吳之步兵亦不足用。磨以歲月而事舉矣。不知出此而輕鬪于江湖之上。欲以虛聲下之。則不旣疎矣乎。嗚呼。備亦嘗攻吳矣。埽境內之衆合五谿之蠻。連營列柵七百餘里。而亦至于敗。何哉。操之敗在于不用步兵。備之敗在于不用舟楫也。當蜀之戰利以速。當魏之戰利以久。而以備之策資于操。以操之策資于備。此固周瑜陸遜之所憂也。

第五十四

越州趙公救菑記

曾鞏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

爲書問屬。蓄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儻民
 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
 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
 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
 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
 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
 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
 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
 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
 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儻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
 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
 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
 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

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第五十五 酒德頌 劉 伶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扁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

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踞蹠。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第五十六 酒箴

揚雄

子猶餅矣。觀餅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日。虫礙爲裳。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